

Theater Wonders - Reflections from a Traditional Funeral

乾坤大戲場，戲場小乾坤

——一次儀式劇的聞見思

江 武昌 Wu-chang CHIANG
前臺北偶戲博物館籌備處研究員
自由文字工作者

出殯的前一夜，鈴角吹響之後，牽亡歌調唱起，牽亡使者引領亡者家屬將過奈何橋，牽亡使者告訴亡者家屬，此去奈何橋，再無法迴轉，爾等須大聲呼喊「某公名字某某伊的名」，接著亡者家屬大聲呼喊：×××返來喔！……牽亡使者告訴家屬，亡魂既過奈何橋，已入鬼籍，返陽無望，但不知此去可有心願未了、親情牽絆，須過奈何橋一辭陰陽牽掛。鬼域一如陽間，索賄鬼卒、乞食冤鬼和討錢孤魂亦所難免，沿路燒紙錢、打聽，牽亡使者一路唱著勸孝戲文，內容不過就是歷代聖賢、英雄、君臣、極富大貴，三寸氣在千般用，一旦無常萬事休，死後亦只是魂魄一縷，錢財廢用、親情忍拋，惟孝可傳後代……。

出殯當天下午的「做功德：打城」法事上，……目連尊者的母親，生前許多造孽，死後下地獄受各種刀火血水煎熬，目連尊者為救親娘，執佛祖所賜禪杖，打破酆都地獄，釋出八百萬地獄亡魂，誦經超度冤鬼孤魂之後，又受亡者家屬所

託，越刀山、入油鍋、破血盆，更進水牢地獄、蔭屍池，以慈悲心腸和象徵法力無邊的禪杖對峙著牛頭、馬面和黑、白無常、勾魂使者的厲聲叱喝和刀叉棍棒威嚇，一步步解水牢地獄內亡者的宿世冤孽，度出地府……，亡者親

屬執招魂幡，隨著目連尊者亦步亦趨，一步哭一滴愁、一聲悲一掬淚，過山、越水、入煉獄……，終於度出亡者冤魂與家屬會面，目連尊者斥責亡魂大不孝之罪，父母養育之恩未報，拋棄妻棄幼子情何以堪？亡魂唯有怨請不孝之無奈，一番言語之後，亡魂跪拜父母生長、養育、疼惜之情！一聲聲父母、一段段哭號、泣訴，亡魂就在目連尊者的超度引領之下，西去佛國……，「打城」結束，出殯隊伍序列出發，抬棺後，只見死者之父舉棍棒打在棺木上，怒斥：不孝子。其言也傷，其心也痛！之後才起棺往葬，除靈車外，其餘交通工具全是來自鄰里主動提供和擔任司機，除法事專業人員外，抬棺、送葬也多是鄰里親朋，按例，父母是不得在「送」葬之列。傍晚時分，送葬隊伍歸來時，婦女們已把祠堂內外打掃乾淨，只剩靈桌牌位和做法事的法壇和器具。

當天晚上先做「弄鉞」，執法事者又成了特技雜耍演員，在廣場上鑽火圈、耍刀、弄叉、吞火



2.目連雙挑經中的雷有聲，是丑角的角色，他是道士，也是最爆笑的角色，是演戲，也是「功德圓滿」的重要角色。



1.「接引西方」的牽亡陣，用表演的形式達到儀式的目的，就喪家而言，它是儀式，但就一般旁觀者而言，它是表演。



4.道士扮演超度的目連，家屬跟著祭拜，從戲劇概念而言，家屬這時候也是「演員」之一。



5.在台灣南部的喪葬儀式做功德中，還有用「傀儡戲」來「祭煞」，一位法事道士掛上面具，手執挑廳，舞著身段動作，一位站住高椅上，手敲鼓，一面唱著傀儡戲的咒語，象徵演傀儡戲者。



……，弄鉢之後才做最後一場功德「目連救母——雙挑經」，一扮演觀音大士正襟危坐於法壇桌上，一扮目連尊者、一扮目連的師弟雷有聲，而亡者家屬全都席地而坐坐在法壇前。功德開始，雷有聲出場就是又聾又爆笑的開場白，夾雜著許多性的雙關語，接著目連出場，目連要往西天超度亡母，雷要超度亡父，「路過彰化縣員林鎮某地，遇某人（喪家）慈悲為懷、仁德本性，好禮相待於咱們，不幸伊的××早年就來別世，咱既然受人恩惠，當思報答於某人，咱們既要去西天，也『順便』代伊超度亡魂……」，接著「請魂」，家屬跪拜送別。目連和師弟雷有聲沿途受到佛祖的考驗，這一連串的考驗更是一連串的爆笑劇，主要是因為雷有聲的思葷開齋、好色、貪懶所引起，尤其是雙挑經到達西方佛地之後，雷有聲大開觀音大士的玩笑，掀裙、摸臉……等挑逗性的動作和言語，在旁觀看的鄰里親朋有人笑了出來，家屬也有忍俊不住的，喪禮須是不苟言笑？又怎在法壇之上公然輕侮、褻弄佛祖觀音？當天夜裡的功德雙挑經就在觀音大士超度亡魂之後結束，扮演目連、雷有聲的兩人轉身恢復執法事者身分（扮演之時，難道不是執法事者的身分？），帶領家屬祭拜，另一組人員，已到我們村子裡各戶有供神位的家裡去進行簡單的「除穢」儀式，因我們村裡的住戶全是同宗的大家族，共有的祠堂外，少有個別的神明供奉，約半個小時之後，已全部「除穢」完畢，喪事至此才算真正的功德圓滿。第二天一早，車輛依舊停滿了祠堂前的廣場，幾位早起的叔伯、孀母正主動在協助清理喪事後的雜物垃圾，祠堂內外已恢復辦喪事

前的舊貌！

以上，是去年夏末，在我彰化員林家鄉村裡的一場葬禮中，所看到民俗宗教信仰喪葬稱為「做功德」儀式的片段記憶。死者與我同年，是同宗堂兄弟，國小國中時候的同學，卻在一場意外的溺水中身亡。如不考慮個人與喪家、死者親族情誼的尷尬立場，對我而言，那真是一場非常好看的表演。可不是麼？在這一場法事科儀裡，包含了：

- 一、劇場形式：祠堂前水泥空地搭起的道場是劇場的 center，道場擺飾也就是劇場的佈景，長板凳、神主牌位、黑色雨傘、引魂幡、禪杖、馬鞭、刀叉棍棒枷鎖以及臉盆、燃燒木炭的火爐、紙錢、紙糊的水轆……，都是表演用的道具。而這片空地平時是村子裡共有的停車場，也是紅白喜事的會場、收割時的曬穀場（所以四周的建築都是平房，以免擋住陽光的照射），更是過年時節村民公開下注小賭的賭場。
- 二、劇情故事：把喪家對亡者的牽掛和不捨，加在目連尊者入地獄救母的故事裡頭，「演出」一段段目連救母和打城、打血盆、牽轆、雙挑經、與牛頭馬面、勾魂使者和亡魂的對話……，有角色的扮演、有對話、有身段動作、唱腔念白，都是精彩好看的情節。
- 三、演員和化妝：扮演目連尊者、佛祖、掛著面具手執刀叉的牛頭馬面、拿枷套鎖的無常鬼和勾魂使者、亡魂、扮演丑角插科打諢的雷有聲以及男扮女裝的觀音大士。
- 四、觀眾：亡魂和列祖列宗的牌位以及圍在四周

7. 法事儀式是儀式，也是演戲，從表演的立場而言，確是非常的「好看」。



← ↓ 6 法事儀式中的「跑救馬」，道士是演員，也是執儀式者，家屬，是觀眾？



的家屬親友。而從儀式的進行過程當中可以看到，家屬有時候也進入戲中扮演著另一種演員的身分。

五、音樂伴奏：道場中鑼、鼓、胡琴、三絃、嗩吶甚至有電子琴的文武場演奏人員，在「演出」當中配合著執法事者「演員」進行身段動作以及唱唸道白，有鑼鼓點、唱腔則更是包括了南、北管戲曲和曲牌音樂，也有歌仔調、高甲戲曲，是法事科儀的伴奏，也是戲曲表演的文武場演員。

以上五點，從學術的角度著眼，絕對是不折不扣的戲劇表演形式，西方戲劇學的思考是如此，中國傳統戲曲表演與儀式祭典有非常緊密的文化關係更是如此，甚至互相影響（福建泉州的打城戲，即是在做功德打城的基礎上發展形成，又稱為和尚戲）。因個人研究上的因素，我常會去注意這些儀式表演的過程，而這次的做功德儀式，卻是我看過做功德最「精彩」的一次「表演」，（文章裡充斥著「精彩好看」、「表演」字眼，總感覺對死者有所不敬和歉疚），做功德的表演也是我從小就常喜歡看的（早期的做功德儀式幾乎要到天亮之前才結束），過去所看的大多是平常的喪事，而這次所見的，卻是為在溺水事件中死亡者所辦的喪事，亡者正當青壯，年不過四十，父母兄弟姊妹健在，卻遺下年輕的妻子和二名幼子，是屬於傳統習俗上「夭壽」的生命，且是「惡死」，按我鄉俗，停柩不得進入祠堂內，喪葬儀式得在祠堂外面進行（喪事結束後，名字才被寫入祖宗牌位），喪葬儀式的內容也確實「非比尋常」。過去我所見到的做功德儀式，多是壽終正寢老年人的喪事，而這次卻是「夭壽」、「不

孝子」的喪禮，而且是溺水身亡，死後亡魂歸冤死鬼籍，被打入水府地獄，須先從水府地獄拯救亡魂出來，才能進一步從事做功德超度的儀式，當目連入水府地獄、陰屍池中，以禪杖對峙著牛頭、馬面和黑、白無常、勾魂使者的厲聲叱喝和刀叉棍棒威嚇，一步步解水牢地獄內亡者的宿世冤孽，度出地府、拯救冤魂，那真是一場驚心動魄的演出過程。（是我冷酷無情？還是工作狂熱？我當時竟然有拿攝、錄影機來一一記錄下來的衝動，然而我畢竟沒有去做，因為場面實在不容我做這樣的事！）。當時的我正在員林家鄉，約略見識了整個喪葬儀式的過程：

一、在溺水的當天晚上，村子裡的青年幾乎全部出動沿著圳岸搜尋，凌晨兩三點，停滿祠堂前廣場的車輛，車主們一部部開走，留下偌大的空間，老人和婦女主動會合到這裡來，竊竊的私語，談的是幫忙後事和分配工作。人多了起來，人聲卻也不雜，將近破曉時分，屍體被運回來了，家屬隱忍的悲痛霎那間爆發出來，死者的老母、寡妻有老一輩的嬸婆們看顧安慰（這是多麼的細心啊，女性對女性，當著長輩的面，她們儘可縱情放聲大哭，不必拘泥，面對老者的勸慰，也不敢有自棄之心），而鄰里親朋的所有準備工作也在天亮之前完成了：帳篷、靈堂佈置、香花素果、紙錢、香燭……，鄰居的幾位嬸母也煮好了大鍋的鹹粥，一夜辛勞的村里鄰人得以裹腹。而前面已提到過，除了法事從業人員外，喪事中所有的裡外事務，幾乎全是村里鄰人、叔伯嬸母、宗族兄弟姊妹們暫時放下手邊工作，共同義務性的協助幫忙而完

↓ 8.「打城」的儀式裡。



↓ 9.泉州打城戲就是從法事儀式「做功德」的基礎上發展起來的劇種，又稱「和尚戲」。

成的。這種共同的社區意識，當今社會似不多見了？

二、從凶訊報來、準備後事到出殯當天，尤其是喪禮最後一天的繁文縟節，幾乎把亡者親屬的「整」得疲憊不堪，哭得聲嘶力竭，過去我相信這是迷信、陋俗，報紙上也常見讀者投書詬罵，政府單位也亟欲要「端正禮俗」。但是見過這次喪禮之後，我有重新的思考：這一連串折騰的過程，莫不是在這繁文縟節當中，把喪家的體力耗盡、把眼淚哭乾，到出殯當時，已經讓內心情緒得到完完全全的宣洩、釋放，只想在體力上休息、在情緒上平息一下。這是否千百年前，我們的祖宗、聖賢的智識還沒有辦法以科學論證的方式，為喪家達成這樣的行為醫療的作用，因此採取這種宗教文化行為（也就是很折騰人的繁文縟節）來達到他們認為身心治療的效果和目的？而祖先智慧的累積，每一看似繁文縟節的儀式細節，也都有其科學上的意圖和效用，執法事者可能未必了解，確只能透過以宗教行為、以習俗信仰的力量強加於人？或許我的思考過於一廂情願，然而，看到牽亡魂和出殯當天的「做功德：打城」的儀式「表演」是那麼地淒慘、傷悲欲絕，卻無法理解當天晚間的「雙挑經」突然變成那麼地爆笑，爆笑到連喪家都出現難得的笑容？我想，唯一的解釋是：為死者所辦理的一切，其真實目的是在為活著的人做準備，往者已矣，來者可追！活著的人比死去的人更重要，經過一番把喪家身心俱疲的折騰、情緒得到完全的宣洩釋放，當死者入土為安

之後，首重喪家家庭的心理建設，「重新開始」是非常重要的信念，「雙挑經」爆笑劇的演出進行，讓家屬、親朋破涕為笑不過是形式上的轉化，從悲傷到笑了出來的那一霎那間，才是心緒上重要的轉捩點，而且在儀式的演出當中也不斷的透露出這樣的訊息：亡者已經超度到西方樂土，人世和陰間亡靈的世界之間也是充滿著荒謬，其實都不必太在意。

三、過去對「功德圓滿」四個字，只是很表象的了解字面上的含意，如今才知做功德主在「圓滿」二字。死者出殯、入土，只不過一個「安」字，而須等到為活著的人辦到「功德尾」、「除穢」（高雄有些地區習俗在功德之後用傀儡戲來「除穢」），也把死者生前衣物透過「燒庫銀」儀式燒給陰間亡魂，我相信這是一種「消除記憶」的行為，祠堂和村里內外一切也都「除穢」完畢，逝者已矣，活著的人已經準備好要接受「明天起」過重新開始的日子，至此才稱得上是功德「圓滿」！

九二一大地震之後，大家都看到了來自民間的力量是那麼的大，依我所見，我寧可認為，潛藏在台灣文化的本質底層，原本就是那麼的厚實而有力，這股力量，蘊積在各地的人與人之間，適時地，它會發揮原有的效力，或許這就是台灣奇蹟的主要原因之一！以上我個人觀察關於喪葬儀式與戲曲表演之間微妙的關連外，就幾件個人的聞見思，或可提供大家共同思考！